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Amélie Nothomb

彭伟川 译

海天出版社



「中国结」译丛

爱情与

Le sabotage amoureux

破坏



Le sabotage amoureux



“中国结”译丛

爱情与破坏

Le sabotage amoureux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Amelie Nothomb

彭伟川 译

海天出版社

Le sabotage amoureux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与破坏 / (比)阿·诺冬著; 彭伟川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697-029-0

I. 爱... II. ①阿... ②彭... III. 长篇小说—比利时
—现代 IV. 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5032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胡小跃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段昆仑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16

字数: 160千 印张: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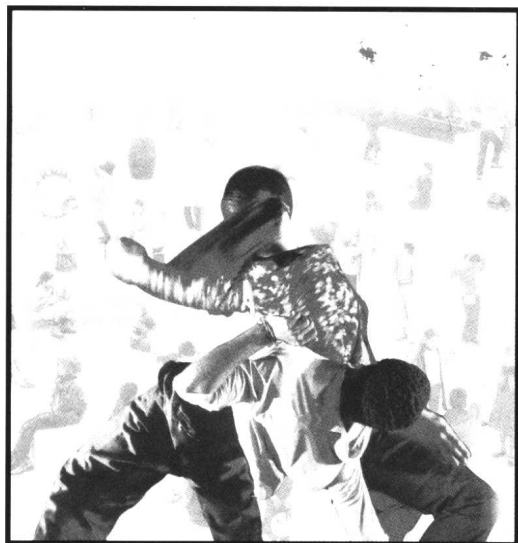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5.00元

图字: 19-1999-167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ATALOGUE

Maison d'éditions Mer-Ciel, partie des traductions françaises

Truismes	Marie Darrieussecq	POL
Naissances des fantomes	Marie Darrieussecq	POL
Le mal de mer	Marie Darrieussecq	POL
La classe de neige	Emmanuel Carrière	POL
L'adversaire	Emmanuel Carrière	POL
Yann Andréa Steiner	Marguerite Duras	POL
Dans ces bras-là	Camille Laurens	POL
Journal du voleur	Jean Genet	Gallimard
Le sac de Palais d'Eté	Pierre-Jean Rémy	Gallimard
*Le mausolée des amants	Hervé Guibert	Gallimard
*A l'ami qui ne m'a pas sauvé la vie	Hervé Guibert	Gallimard
Les voleurs de beauté	Pascal Bruckner	Grasset
La confession mexicaine	Alain Bosquet	Grasset
La tristesse du Touraco	Yves Mabin	Grasset
Duras ou le poids d'une plume	Frédérique Lebelley	Grasset
Les derniers jours de C.Baudelaire	Bernard-Henri Lévy	Grasset
Diabolus in musica	Yann Apperry	Grasset
Bonjour, tristesse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Un certain sourire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Dans un mois, dans un an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Aimez-vous Brahms ?	Françoise Sagan	Laffont
Le premier sexe	Jean Duché	Laffont
M.D	Yann Andréa Steiner	Minuit
Le XXI ^e siècle ne sera pas américain	P.Biarnès	Rocher
Cet amour-là	Yann Andréa Steiner	Pauvert

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Michel Houellebecq	Flammarion
La plage d'Ostende	Jacqueline Harpman	Stock
L'inceste	Christine Angot	Stock
Les amours des femmes	Jérôme Clément	Stock
La première épouse	Françoise Chandénagor	Faliois
Hygiène de l'assassin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Le sabotage amoureux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Mercuré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Métaphysique des tubes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Stupeur et tremblements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Cosmétique de l'ennemie	Amélie Nothomb	Albin Michel
L'Ultime secret	Bernard Werber	Albin Michel
Colère	Denis Marquet	Albin Michel
Le livre des vies coupables	Philippe Arière	Albin Michel
Ah Dieu! Que la guerre économique est jolie!	P. Labarde	Albin Michel
Le bonheur économique	F.X Chevallier	Albin Michel
Les larmes des hommes	Michèle Manceau	Albin Michel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Pierre Bourdieu	Seuil
Cabu en Chine	Pierre Antoine Donnet	Seuil
Cabu en Amérique	J-C Guillebaux et L.Joffrin	Seuil
Cabu au Japon	J-C Tournebise	Seuil
Allah n'est pas obligé	Ahmadou Kourouma	Seuil
Le jour de la fin du monde, une femme me cache	Patrick Grainville	Seuil
Cher écran, journal personnel, ordinateur, internet	Philippe Lejeune	Seuil
Les guide des quadras boomers	V.Mahler H.Délebecque	Seuil
L'univers masculin	Sylvain Mimoun, Elisabeth Chaussin	Seuil
Les rythmes du corp	Olivier Coudron	Nil
*La maison du docteur Blance	Laure Murat	JC Lattès
*La mort interdite	Bertrand Vergely	JC Lattès
*Les enfants perdus du XX ^e siècle	Frédéric Gausson	Puf
Le cheval céleste	François Boucher	Kailash
Le livre des fermentations	François Boucher	Kailash
Le troisième fléau	Philip Kramer	Plon
Le fleuve des abysses	Philip Kramer	Plon
Pars vite et reviens tard	Fred Vargas	Viviane Hamy

* à paraître

我的一天

阿梅丽·诺冬

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它太美好了。如果我有幸活着，我的一天将这样度过：在布鲁塞尔，凌晨五点三十五分，第一班有轨电车经过时，我就醒来了。这意味着我已经睡得太晚了。我姐姐朱丽叶已经起床两小时了，正在厨房里做难以想象的美味早餐。我也很想像她那样具有这种忘我精神。

我给自己泡了半升浓茶，一饮而尽，空腹。然后，我重新钻到我的潜水艇里，埋头写我已经写了几个小时的稿子。当文思终于枯竭，我便开始大量阅读读者来信。于是，我一天中时间最长的项目开始了，写回信，阅读，在布鲁塞尔的街上没完没了地散步，听音乐，并做一些不能对外说的事情。

最后，我或迟或早会回城堡去陪我姐姐，她一直在厨房里，她将让我品尝她的天才之作，并且等待我兴奋地大叫。

目 录

1 | 爱情与破坏

阿梅丽·诺冬 著

彭伟川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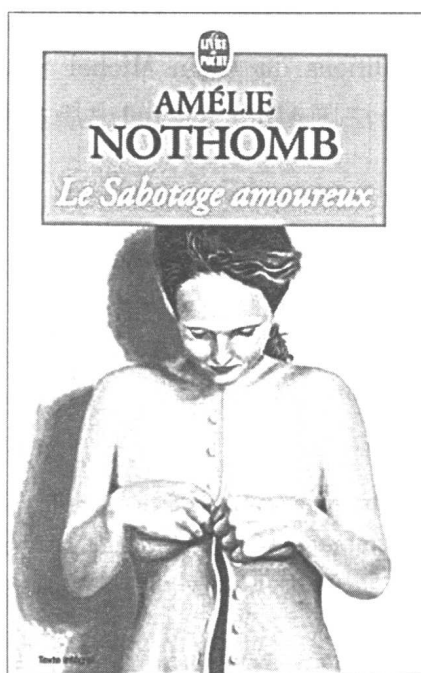
附：

127 | 《敌人的美容术》

209 | 诺冬作品节选

251 | 编后余墨

爱情与破坏



Amélie Nothomb

Le Sabotage Amoureux

© Editions du Albin Michel S.A.1993

本书由法国**Albin Michel**出版社授权出版

**Ouvrage avec le concours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de Belgiqu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s Affaires sociales**

比利时外交部重点协作项目

我骑着快马，在大街上炫耀。

我七岁。没有比空气在耳朵呼呼作响更愉快的事了。速度越快，脑子里进的氧气便越多，大脑也越空。

我的骏马来到天安门广场，往右一拐，来到了平安大道。

我一手抓着缰绳，另一手不断地拍着马屁股，眼望着北京的天空，内心陷入了沉思。

我优美的骑马姿势让路上的行人一个个瞪大眼睛。

我没必要策马奔驰，中国的马和我想象的马一样：这是一匹快马，它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下使劲地排出二氧化碳。

从第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这个城市里，非美即丑。

这也就是说，美的东西不多。

再推理下去，马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就是我。

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七岁的孩子的皮肤、肉体、头发和骨骼中有什么能让天主的花园和外国人居住区的梦中造物黯然失色。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是我迎着日出、跳个不停的雀舞，是我飞奔的骏马，是我在电扇的凉风下像船帆一样飘起来的头发。

平安大道上，只听见马蹄声声，只看见茫然的目光，那里禁止与中国人交谈。

6

来到外国人居住区时，骏马放慢了脚步，让卫兵验明我的身份，他们并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我进入了三里屯的中心。我从识字起就住在那里，也就是说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两年，那是在新石器时代，在“四人帮”的统治下。

“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维特根斯坦^①在他著名的散文中写道。

1974年，北京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解释那种形势。

我七岁时，维特根斯坦的书并不是我最喜欢读的东西。但我的眼睛根据上面的推论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北京与世界没有多大的关系。

我却能将就：我有一匹马，大脑又得了一种触手般四处伸展的空气吞咽症。

我拥有一切。我是一个永不结束的时代。

^① 维特根斯坦（1889—1951），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原籍奥地利，后入英籍，日常语言哲学奠基人。

我只对长城有亲切感：那是从月球上惟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它起码尊重我的尺度，没有局限目光，反而是把目光引向了无限。

每天早上，有个女佣来给我梳头。

她不知道她是我的女佣。她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其实她没有国籍，因为她是我的女佣。

来北京之前，我曾生活在日本，在那儿，你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女佣。而在中国，女佣的质量有待提高。

在日本，当我四岁时，我有一个对我绝对忠诚的女佣，她常常跪在我的面前。这很好。

北京的女佣可不懂这些。早上，她首先给我梳理头发，但动作粗鲁，我痛得大叫起来，心里恨不得抽她几鞭。接着，她给我编了一两条可爱的辫子，文化大革命丝毫没有损害这种古老的编辫法。我喜欢她只给我编一条辫子，我觉得这样更适合我这种阶层的人。

这个中国女人姓蔡。这个姓一时无法记住。我告诉她最好取我日本女佣的名字，那个名字很好。她傻傻地望着我，继续叫蔡。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斗争中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劲。

有些国家非常吸引人，北京就是这样，它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使所有去那里的人——甚至是谈论它的人——自命不凡。

自命不凡就会促使人写书，所以才有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书。这个国家唤起了他们的灵感，根据这种想象写成的书，不是最好（如莱斯、谢阁兰、克洛岱尔^①）就是最差。

我也不例外。

中国使我变得非常自命不凡。

但我有一个借口，廉价的中国迷很少能有进展；我去的时候五岁，走的时候八岁。

我永远忘不了我得知要去北京的那天。那时我刚刚五岁，但已基本懂事了，知道自己有资格吹牛了。

这是一个毫无例外的规则：甚至最恶意诽谤中国的人也会把踏上中国的土地看作是一种中世纪的授勋仪式。

要提高自己的身份，没有比漫不经心地说“我刚刚从中国回来”更好的办法了。现在也如此，当我觉得某人对我不怎么欣赏时，我会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迂回曲折地说：“当我在北京生活的时候……”

这是一个真正的特别之处：因为，我也完全可以说“当我在老挝生活的时候……”这显然更加难得，但没那么牛。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

^① 谢阁兰（1878—1919），法国诗人，曾在中国任职，主要作品有诗集《碑》和小说《勒内·莱斯》，前面的“莱斯”疑指小说中的人物。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作品有《鞭子鞋》等。

上，它是夏奈尔香水 5 号^①。

赶时髦不能解释一切。人的好奇心是极强的，难以克服。一个游客，如果他到中国时不是充满了对中国的幻想，那一定是见了鬼。

我母亲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但到达北京的那天晚上，她还是哭了。中国的环境太让她吃惊了。她可是一个从来不哭的女人。

当然，北京有紫禁城，有天坛，有香山，有长城，有明孝陵。但那是对星期天而言的。

其他日子，是肮脏、失望、泥浆、外国人居住区、监视——纪律众多，中国人在这方面极为出色。

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让人失去分辨力：离开中国的人都谈论他们看见的好东西。尽管他们很诚实，但他们总是避而不谈他们不可能看不见的、无孔不入的阴暗面。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女子，甚至不用掩饰就能让人忘记她身上众多的缺点，使许多情人为之倾倒。

两年前，我父亲收到了调往北京的通知，他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

对我来说，离开苏库林村，离开山区、屋子和花园是不可想像的事。

^① 法国高级香水，非常昂贵。

父亲向我解释说，问题不在这里。据他说，中国是一个情况不太妙的国家。

“那里打仗吧？”我满心希望。

“不打仗。”

我生气了。人们要我们离开我亲爱的日本，前往一个甚至连仗都不打的国家。当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这似乎是真的。生米已煮成熟饭了。但日本怎么能没有我呢？外交部的人真是没头脑，让我感到很担心。

1972年，我们准备离开日本了。形势非常紧张，人们把我的长毛熊都装进了箱里。我听说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我会分析它的。还有更严重的呢：屋里空了。一天，屋里什么都没有了，必须出发了。

北京的机场：毫无疑问，这是另一个国家。

我们的行李没有随人一起到，原因不明。必须在机场里等几个小时。等多少个小时？也许两个，也许四个，也许二十个。北京的魅力之一，充满意外。

很好。我开夜车马上开始分析形势。我在机场里散起步来，一副审判官的样子。人们没有骗我：这个国家太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在想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我五岁了，已经有自尊心，不想让大人解释。总之，我学说话时没要他们帮助。如果我要问他们词语的意思，那我一定还处在呀呀学语阶段。我独自明白了“狗”的意思是狗，“坏”